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十二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農晙　同較

山槂　農介

農彥

書

與平賊左鎮良玉

獻曹闖蜀勢欲西奔楚地已無他賊大將軍迯出大寧緊追痛殺一舉可完新降惠登相趂此正好建功以圖拔用

萬不可遲至大寧即有糧料亦不必等待致誤機會也

又

賊已闖入川中貴鎭飛兵截殺或徃西太迎頭不緜大寧亦可惟速發爲望輿安想猶有糧可資也臨發得報再此補牘不一

與楚鄖撫治按

楚氛少息蜀賊無多以爲貽親提摯可立刻收効豈期甫入巫境而賊聞風急竄以蜀撫駐鎭之大昌相距僅三千里之隘口而將不用命棄險先奔致釜魚檻獸復成越軼僕屢咨嚴飭與取到軍令甘結俱同故紙可奈何哉然尤

昌城外歷數𤍠賊不三千馬騾稍多有載糧負婦皆老弱
總不踰萬則似亦易爲勦前路伏兵亦多方調發但欲如
夏問水潦處處難踰秦楚多兵堂堂殺轉則未敢必矣討
今調彝歸當遠精銳萬人星馳入蜀可以追勦可以堵截
而平賊鎭兵或繇竹山出大寧或自紫西入太遊聽其堰
蹐合殺似乎大勦局面又稍更入全蜀之中而楚地罯處
其緩卽使賊果殺轉此調動之兵似亦可以待之其餘在
楚地者不知可稍稍分發以規革左而靖中原否僕偏處
一隅且迷當局不得不請益大方以域外之觀作師中之
助也幸老公祖指示其詳望切望切

與萬評事元吉

別後郤劍老來顧即挽舟西行觀其意致猶甚從容所謂卿定可人必能辦賊想當如是耳僕已鼓棹追隨適許監紀報親解關索將至少留待之門下雲陽之行自不容緩但須催昨調發之兵前去僕與撫軍咨法巽兩語重其責成似亦不得不然而疎防各弁行道守提不知能太至否前路賊耗幸時示之望望

與萬監軍年策

門下與王鎭定計招就王光恩一枝吾楚無大股之憂一味往圖張曹不難矣不佞即進雲陽望門下速選銳兵發

同王光恩白良輔等前來助剿早成此功巴東諸生欲令撫功不佞亦聽之而慰賞良輔等有加記稱君子不盡人之情是亦當事用人之一着

與萬評事元吉

十一日關索王光恩率隊目四人來巫叩見不佞舟次受降從來無簡易若是者次日挽船西上恨不一刻飛至雲陽不意偶感痢證晝夜四五十行委頓至極今十四日抵夔查問各兵陸續支糧纔去張應元亦來見過而後行深恐前路差池不能及賊則可憂甚矣稍幸連日陰雨江溪增漲門下與撫軍先至調度有人或者賊可回顧而不佞

懸懸於楚兵之來無爲接應焰管者擬適中暫駐於此俾撫軍得展布有爲於彼若必珉處一隅未免多指亂視而不佞又以生疎之人掣慣熟之肘尤未免於僨事也

與鄖劉撫提春

賊信連日不聞未知竟竄何處憂心欲死一切兵馬不敢亂調以聽臺下施行而臺下又不以調度見示何也竊見臺下左右無一道數廳相隨猝遇緩急無稍稍有識者相商而惟得孱雜弁築舍面牆豈用兵之道願臺下廣之蜀亦仕國必不至寥寥無人也

又

承教各監派兵似已足用但不知與方署鎮合營剿殺者畢竟爲離若倏此倏彼乍予乍奪則難以責鎮將之成功而臺下之調度亦未善也搗後固是一着然必前監已嚴從方可搗今前者尚未敢必十分之堅而後者少加一分之盛毋乃迫之使鬭乎倘嵩有一疎則搁頭無人尾追莫及是兩誤也況我不能據險斷後賊若過去則慣能據險斷後尾之者全無所用其力矣張應元侯天錫刁悅等不佞竊專調之餘悉以屬臺下

與萬評事元吉

不佞駐夔正欲行法不止郃先仲之一人也在巫即行守

道不意故套轉行以致今尚未至奈何派兵似足而不前
門下便當急催有不依之旗令在何云從旁昨者小檄申
飭門下郎監撫軍之軍並撫軍亦在所監中矣

與秦中撫按

仗臺下大庇賊在楚蜀之間先殺敗而後投降已收拾整
世王國寧托天王常國安十反王楊友賢一條龍薛成
才順天王賀國現整十萬黑雲祥小秦王白貴混世王武
自強過天星惠登相闖索王光恩十股矣見存張曹二营
竄伏川東僕親詣夔府督兵剿殺假天之幸或可成功則
從茲以往收拾中原革左與秦中新寇不難耳但諸方水

早凶荒民不聊生盜方繼起而兵之所過又慮無餉閉門謝客何以徂征苦矣苦矣適洵陽報到闖將零弃此賊雖經殺敗而奸狡為最惟恐其蠱惑新寇煽亂堪虞惟臺下留意早圖之

與萬評事元吉

賊過淨堡堂堂而去張奏凱五千之衆不支片時他又何望令人頓足長歎耳當事梁山之行不知帶何將何兵但得控扼川北勿入腹心則幸矣張副將兵行已遲又被止回一轉往返奔疲遲上加錯此不佞入境生疎不能先决調度之過託重張監紀隨營不知已行否調彝歸兵十三

日起程或一二日內將到不俟須打算得有著數而後可進否則空手冥行無爲也足下且任雲陽不俟令秦守道隨撫軍去稍分運糧責任又大昌無事調周推官到日令遄任監紀主兵何如奏凱見在何處查之爲望

與陳司馬新甲

僕擬入貴鄉即壓賊折楚一鼓可完不意貴鄉當事全用迂疎故套以當嚴重軍機主兵守隘毫無足恃山川絕險如履坦途一闖再闖而事遂不可爲也兼之秦督屢呼不應其兵索餉擅回任調數番尚無一人回報僕以主兵講德撫軍調度而僅催張應元白一龍等之左兵與刁郎中

僕天錫之兵迷征梁山墊江一帶堵截如賊不出網羅仍
在貴鄉境內僕調楚兵將至必大殺完萬一走出秦豫則
撣將選兵付撫軍扼堵而僕且回中原掃清華左爲先以
入關爲後一著事理如此不得不先言梗槩惟台臺鑒之
過關兩賊卒俱收拾僅張曹精者不滿三千老弱婦女亦
不滿萬此撫軍面言於大昌城頭歷歷數過者但前途又
增爲合則不可知耳貴鄉軍事蠱壞之極非得人大加整
理不可而一時司道求聞就便堪拔萃者將奈之何

又

貴鄉之事必須換手大做而此時見在無可換之人台臺

須力圖之變道康四海年老未來見缺當補其他或有缺出必求第一經濟之才敢問其次便不可也方國安於八月二十三日在太平之神口接印署事具稟羅尙文交兵不全即見交者衣甲器械藍縷朽敝全不堪戰不意尙文麾冒劄們亦至於此賊闖大昌僕檄國安繇尖山嚮來迎頭截擊乃昌隘不支片時兵行未到尖山而賊已過昌河走茨竹溝徑闖淨堡張奏凱領五千人守淨堡賊至即上高山以河口讓之遁去當筡之何向來殺轉曹過貞寶賀李張汪之力居其全主兵什僅一二以歸功客兵之故貴鄉當事心不謂然今而後方知主兵之肥如是無他說矣

然僕初至巫山為文祭奠汪雲鳳張令李上進一客二主
咸拜哭之仍以金帛優䘏其家不敢分左右袒以貴鄉非
無將無兵用之不善故耳今大加整理首須加鹽菜以養
戰兵使於舊餉六七錢之外月加三錢名為鹽菜有事則
給事寧則止亦不大費而戰士稍能果腹立䘏然後可責
將領以衣甲器械之完訓練攻守之固其用餉在貴鄉稍
稍增派自為捍圍之計似不得不然若求之司農又未必
得不得則主兵到底不堪壞事將不止此而調客兵募烏
合未嘗不十倍於主兵之費仍是貴鄉之累他處不能代
也台臺如以為可幸商之贊皇老先生僕罪累深重不敢

通中堂之書且冗迫憂憤語無倫次特台臺鼎致爲國家計封疆不但爲貴鄉計桑梓也

與四川陳宣指民謨

逆寇久困圍中屢申軍令不啻叮嚀諄切詎期蜀兵玩寇全然疎備不佞親詣巫山政欲促剿而大昌隘守不嚴致賊踰觀音岩三黃坎越過僕巳挐到郤先仲立刻梟傳乃張奏凱擁五千人復不能守内隘十五日再渡淨堡可恨如何也撫軍星赴梁山控扼要衝不佞暫止夔門調秦楚兵遠來圍殺惟慮會城親藩重地根本宜防須煩臺下速回驄轡鎭定人心提衡文武就近先機調度兵馬須保障

全毋論賊之能至與否皆推臺下第一功也

與平賊左鎭良玉

賊過大昌卽闖淨堡唯恐不佞大兵躡之踉蹌走死其窮蹙之狀不死於川則必遁秦耳秦地饑荒人爭相食賊卽遁至彼地亦必逆死無疑但我兵作何進止作何收拾之計不佞躊躇未决幸大將軍抒其所見明以告我或遣將提兵護斷賊後使其不能返蜀而我先向中原安插降人得所收拾左無遺再講入秦之策或分兵兩路一入秦尾擊一入關迎頭而我另遣收拾左之師煩大將軍爲我指定不佞與大將軍皆聖主所倚以平賊者也書生不

足使無處不可驅馳大將軍當往何所尾秦斷蜀定須得人或大將軍自行或遣何人可任有此一著即襄可無別慮否一二詳籌以示望之不盡

與邵蜀撫捷春

逆賊此行若脫免其意耽耽在竄秦第恐川北無兵嚴堵要路復致闖入腹心則大可慮也臺下僅帶胡汝高羅文垣譚惟敏之兵餘皆安在若令之尾追則斷不敢逼賊而營祇瞠乎後耳還須從旁邀截爲善策也連日爲臺下計必稍加鹽餉以收士心必特設監軍以鼓將氣而省會重地親藩在焉干係非小亟請按君回鎮以勿分臺下之神

見在主兵度未足用再從刁監軍侯叅將之議調選毅兵數千以備不虞多多益善恐臺下思忖中未能决斷僕敢代决行之願臺下安心定志以收完局可也兇兵調發一萬十三日發興山明後日當入巫境作何運用惟臺下教之鄙意仍發梁達一路以厚防衛哭倘巳過達州則急分主兵趨遵綿等處控省會之門而以客兵東西馳剿可否希頫頫酌示爲堅

與宋楚撫一鶴

半月後窮賊有的的光景然後分兵剿革左誠未爲遲第某兵往剿某兵仍防大監須老公祖一一商之僕若留蜀

痛剿則所入愈深不能回顧彝當等處當以全局託重老
公祖而後可僕身滯於西心掛於東不知税駕何所惟老
公祖頻頻指示

與部蜀撫搢春

十九以後未接翰教不知賊向何方大駕至止何所賊若
自開向太則秦急蜀緩萬一踰達而巳則川北急川西亦
急矣議者謂賊必撒擾必打糧勢若迂緩不知闖將昔入
下三十餘城則其故智豕突狼奔未可以迂緩測也臺下
調度主兵勿專一尾逐必另覓迎頭及從旁抄截之路而
後可賊若踰達而巳我兵必有一枝擬嶽安順夔恐皆瀵

綿歷綏塞省城要路區區所慮腹心根本關係匪輕縱賊萬不至是亦不可不先爲之備也

與萬評事元吉

古人言人非聖賢不能無過先人嘗示僕曰人雖聖賢不能無過以此平生自知過處絕不敢回護亦不肯分諉之人弓坪桂壩僕不知行致兵近雲陽而復返一言以蔽之曰過而已人乎何尤今纘備諸將二十二日方抵梁山不知此日以前賊苗何向撫軍所攜單極恐賊易而侮之則憂不知所爲也連日與咨皆幫助行事與札亦安慰其心兵漸至梁尚可無他慮達巴東太鎮將能後人發先人至

乎未敢必也此時賊若竄秦局則難了而秦猶能支若深入蜀蜀則難支而賊當可了僕欲以彝當託楚房竹託鄖分布士馬轉輸糧料安插降人俾皆一一承認而後可一往無前門下爲我躊躇四顧理當然否

與袁鄖撫繼咸

接大教鄖止堅堵須鼓舞客將佐之此不易之理也但客將客兵久居山中亦時動歸思必與左鎭議更番之法酌可留之人而後能善其事果有中軍李良才求道該鎭極感老公祖凡事極力擔當運糧今有餘裔與夫醫藥之類無不留心則老公祖可迎機而導其款矣秦不設防僕久

知之蜀亦疎甚則一向叮嚀告誡嘔盡愚心而不知其竟

爾老公祖有天眼通炤見千里外僕躑躅跌足恨無極矣

今欲以鄖房之事專託老公祖與鎭道打算明白賊折可

堵斜竄可截毋蹈輿洵之失當酌某將某兵而餘可更番

出山須一一指示其詳其辦當之事專託之宋公祖亦然

僕乃可入蜀入秦或下中原掃蕩不滯身一域而早圖了

期郎不能了亦以身殉之免廟堂之上疑伏波如西域賈

胡到一處輒止此區區盡頭著數先致此意祈老公祖郎

爲細商公移亦隨後至矣如何如何

與楊知州元瀛

不佞行踰月矣剿賊方急迻棹難期在彝兵士無多誠恐生事滋擾特示申飭仍令都司張文彪譏察葯恐民間交易未肯平心是在門下一調劑之至西塞墩暫安降人家口尤須時爲躬往加意炤管勿令士民淩侮別生他端可也

與宋楚撫一鶴

張曹二賊以十五日闖淨堡而十七十八尙在開縣蜀將羅下苹沈應龍賈登聯莫宗文領兵稍稍追及之於葫蘆頭打仗獲勝對壘相持後有王春元賓彥者領鄉兵二千依山寨助勢而張應元白一龍等從梁山抄殺之方罔幾

爭又先赴東鄉捫截之傚老公祖之庇此賊或不遠遁則
調到徐時尚遠之兵似亦足以辦之也惟是蘄黃旱荒革
左倨狃刁郭失利變心如焚老公祖如欲征剿須帶何將
何兵將權入蜀之數乎抑留防者尚有堪用之人乎或老
公祖留而劉督理往或老公祖行而劉督理留一切糧餉
責之陳同知等便能辦否此不得不求指示明白俾僕有
所持循者也僕之愚慮欲於彝歸當遠之外再選豫兵一
枝俱入蜀界因蜀糧而壘夔門奉節大寧之要隘以圖賊
而殺之則楚隘留兵不須甚多轉輸之費亦較少省但大
寧之接平利興安秦兵不足恃必恃左兵而左兵之懷歸

與降人之得所更費踟躕耳當遠之間此輩安插若何老公祖如欲東行不憂別生事端否幸詳教之

山松曰當日若肯依選豫兵入蜀界因蜀撫而阻楚門之策豈不甚妙

與李豫撫仙風

中州土寇初起聲息甚微不知猖獗如是僕先發高謙今發陳永福併李建功所統兩營之兵矣臺下欲鎮守歸僕亦不敢堅止但山中起行必稍稍有次第不以空虛示賊煽動驚擾斯僕肩全局者不得不然之勢也即日定撤商之侯妥當以報余職方致臺下意云欲遣解散而不敢繳僕委一官行之此僕所未解二十年之流賊苟能悔過投

誠天恩亦許解散況驟起之饑民乎臺下專制一方相機自運豈僕不得已而特遣之官能盡代地方事也

與高督學世泰

老公祖司衡全楚多士蒙休僣有啓者僕數年於外不敢通竿牘以溷清嚴唯恐鄉黨親知不無假冒子弟非分乞恩敢祈老公祖峻法繩之以懲不率此僕之所深仰也

與萬評事元吉

昨夜正有數行商發兵之要頃接來教分布淨堡江口意頗不約而同第此時兵行當自覓鄉導自行哨探因賊已去之路度其必返之途多方扼擊呼吸異宜吾輩不能跨

馬隨營不免展轉待報指麾之間冊劄難刻矣擬煩門下
第催州縣輓運芻糧而姑以進止機宜付之隨營者何如
不佞此番調度責成之大畧較之前此遥制又稍稍不同
也門下以為何如

與萬評事元吉

念五亥刻接大教思理甚長以此知江塘之速未可遽撤
而秦兵擺撥必仍是乞丐之流夜寒不能走遞定遲悞耳
今正圖所以更之若論賊情十有十分不轉若論兵力十
有六七不轉方鎮雖能趨逵未必斷河張應元等僕有嚴
諭在前定不為撫軍所止但恐支糧誤事不能越賊之前

耳賀李雖報起程只恐目前未必遽到此所以十分只算
三四殺轉六七不轉也賊之狡計固多蜀兵肥緩賊且貪
食於蜀如其勁疾不得已而奔秦兩言可決殺老營以求
必濟乃萬死一生之時則然今未到萬死而先殺老營賊
之命根生趣盡矣逃生何爲此不必然之計也達州諸生
黎奉召來報義兵詢其河淺有料灘子龍瓜灘藕灘子金
華灘四處皆在州城上下三十里間餘處則不能渡果爾
恐非多兵不能扼之羅沈賀莫與張郭向冉等兵俱在後
追不知肯從間道抄過否所以算賊七分不轉無他說也
惟以數課之則十有八九退轉而且別無逃處不知天定

勝人數能窮理否今算賊若奔秦則從長再計若入川北則前發之兵盡數緊追痛剿而後發之兵取道廣安順慶橫截潼綿則賊當盡於川北無疑僕之大意如此但看那巴一路確乎轉與不轉何如便決此計而此時且向雲與淨堡迎去萬一退轉便是夾擊之兵不多費力耳

與宋楚撫一鶴

官兵入蜀賞賚發行計算賊有三變我有三策如遂州有兵殺轉賊不能踰江而北則我遠之兵就雲開迎之夾擊早殲此上策也賊踰遂州必至通巴折轉保寧深入川北川西重地我兵之先發者從後步步緊躡而我遠之兵取

廣安順慶提路至潼綿合剿爲日稍久賊局可完此中策也若過達州我兵追急賊不得已從通巴入秦我以一兵入秦尾追而嚴塞川隘使無再犯却引多兵先靖中原而後入關此下策也上策不敢必如用中策則老公祖還來之兵止留川鎮標三營用之其王允成劉高才等二千發回馳剿革左此計已決不過初旬定見分曉老公祖將山中事務收拾責成一面出至遠當講求剿革之著恐大兵猝下糧料無備乃第一急事杆賊立天以闖爲劉洪起招出巢穴自是一清但安插降人須要十分加意老公祖所屬亦望留神幹旋之

與督理劉監元斌

近日賊情猶在新開之間不佞大調剿兵前後擱逼仗大庇或可一鼓成擒然而不敢必也在夔門催督忽聞革左猖獗陵園亟宜防護不佞身滯一隅恨不能兼顧向請台旌回駐當陽不知仍在遠安也祈立刻命駕而發孫潘等兵往護皇陵倘蘄黃緊急便可仰藉指揮庶不佞亦得一意圖剿若夫新降之衆計撫軍自當炤料之耳

與陳司馬新甲

西南都會重地平時苟且因仍未肯從頭講究而有事又不暇圖之毋論眼前滋患難寧恐從此日見其壞而難支

也僕入境再旬浩歎盈廳豈有節鉞重臣辦此大事而無有識道廳叅佐其間僅吏胥承差洋洋盈耳因而假借爲奸致蒙屢誤終不悔改者僕請用監軍加鹽餉急則治標不得不爾然亦未必非本計也賊越淨堡又十餘日尚在新達之間其意欲闖達州取道川北透秦界者什之七八不透則早晚猶可收功透則未知結局之日僕催前兵搗追後兵橫截當進至梁達以握其樞萬一透秦則提兵東下盪定中原爲不可緩一面束身以俟斧鑕如是而已台臺獨信獨原且力陳天聽剖瀝愚心此生死骨肉之感寧楮墨所能盡第恐他日將以扶同相累耳然言者紛紛實

與行間事理無涉所云九股明明收拾其入畝斬猶可餉降人見在誰能將無作有乎第恐諸公之意雖知如此必欲昧心攪亂則僕平生所言理外之理天外之天付之莫爲莫致無可奈何也楚山巢窟署淨還暫留兵鎮之其餘發遣亦須漸次徊革土寇一刻不忘今正漸次圖之之日也

與邵蜀撫捷春

賊過達州方鎮先到城內而不能禦之江岸甚矣守城不守隘爲蜀中錮習通弊不可救藥也此去川北蕩蕩然無復藩籬臺下謂張奏凱先往巴州以僕偵之猶與郭起程

等同朦乎後耳失律各弁惟臺下留遺羈之若輩打點甚工左右透漏甚巧臺下萬萬留意僕未便深言也東路王兵僕未盡知職名但知者即嚴催之而不敢定其所向恐賊情不定彼從容尾追反借一紙爲口實也若僕所發續到之兵以横截潼綿爲主但不知沿途有無糧料又不知該道各在信地堪以責成否此僕之所大苦也按君趨省事理不得不然臺下久當知之

與許監紀明佐

蜀賊遠去追剿甚難不使不得不深入川西撫臺不得不東嚮革左而山中之事託門下爲留後興山之兵可分一

千於斧角寨備杆子餘孽非爲大賊也然立天亾表忠與馬超已報欲降於左兵矣山中之人爭功忌功生事壞事實繁有徒門下幸以大心處之勿令若輩挾私攪亂吾營事也至囑至囑

與刁郎中化神

以門下督兵討賊自爲桑梓必能嚴明軍紀鼓奮敵愾術何梁蕩以往逗遛需索日日有聞其跚悍之習猶可誘之於兵而以威恭行之則門下實自爲政此豈區區所望於同心者乎恐自此所過騷然貴鄉人人有口不能爲門下諱也作何約束進止門下急自爲計告不佞斷行之未詞

之兵欲除綏駱二病今不能行於已調者而未調可以不待言矣

與蜀撫按司道

賊過達州走通巴路必竄秦似爲蜀綏旦夕之禍實乃無已之憂也欲蜀無憂必分兩鎭設兩監軍嚴衛川東川北而後可此策預定僕乃敢引兵東下盪定中原崋左而後入關必擒渠以除永患是以急商臺下求文武堪任之人定兵餉分撥之數一面便宜行事一面具奏上聞少有推諉迂遲便恨殘疆不小僕不知所爲蜀計矣

荅永州晏太守月曙

承教諸款皆救時良藥僕雖見不到此而心竊津津慕之但剿局未完罪狀難測老公祖可惜至言與朝不及夕之人語亦何益哉浩歎浩歎

附來稟

身職小吏不敢言天下事然見老師臺以一身係天下安危瞻叩知遇自愍煢臂無能自効謹以時事可慮者列款具呈　不敢謂有佐高深特以中犬焉一念之誠耳伏惟上裁

一治國之道首培元氣今日如久病之人百藥未効只宜靜從調攝不宜反事操切

一治法居敬行簡今文告太繁枝節太多人人有奈核之推事事有罪過之處使守令精神日用於紙張筆墨而全無濟事

一凡事矯枉過正日務深文以救過之必而掩是非之實內外公道不明

一銓部撫按呼吸不通而賢者不必用用者不必賢不以示公交多愧事

一疑信喜怒不得其平或立談而取富貴或十年不得常調恐無以收豪傑之用

一錢糧參罰日甚一日賢者反借此部行若新進少年名心大盛必致重罰擬割激而生亂

一中原財賦已斷其半加不可不加下可

上下兩難宜有通變宜民之術　一人持一說宗指一
論無疏不覆行之中國使人耳目紛心志亂十年丸敌
終於無濟　一巡方責之充餉而直盤訪察點綴賦情
於紙上之處數爲充餉之實額比追不得那借又衆錢
糧　一驗法錢法者以之利國今以之害民極敝之後
難於更始資有補偏救弊之法　一冗員裁而又裁一
旦有事地方無簡指之用　一今守邊邊臣當以習熟
地里邊情爲王寬其費用救其小過惟是擇人而使切
勿臨事易將守一年無事作例陞賞二年無事作何歷
賞之與武將與兵彝與冦地之官皆然應可量力任專
　一都城內十二國營足矣春秋兩班一向處應故專
今當核實清戎令十九門外設敵臺爲外潘各以將統
之似爲有鹽　一勝敗兵之常不可因一敗而棄卜城
之將　一淮揚徐浦之閒不設大將駐重兵烽可南冦
可北憂在目前　一治河無護漕之兵漕之安危係於
三軍命脈　一口口有浮海之船一帆可至淮揚地方
戰船要緊南値巡江操江俱宜擇人　一賞功之與原
以鼓舞忠義今日核明日察一年不飛鳴勞臣年已夫
國任事者登不灰心　一局中之情形有難易有遲速
風聞言事者揣塵甫求斬將事旗之心反分於憂讒畏

譏之念故議論宜省

與萬評事元吉

賊遁廣元緊連昭化其入秦入蜀只在昭化轉不轉間而不佞之進止亦決矣多兵追剿竟不鬧一大戰捷音何以仰報主上幸遁尚方僕誅不能為文武解而與人同過亦復何辭可歎可歎

上瑜殿下

昌奉命督師一載仰倣殿下福庇大賊十有餘股莫不痛殺敗幾因而肉袒乞降如整世以王國寧托天以常國安十反以楊友賢整十萬黑雲祥一條龍薛成才順天以王

國現混世以武自強小秦以白貴過天星惠登相關索王光恩俱已次第收拾矣止餘張曹二孽久困重圍方謂四面張羅可以制其死命立奏太平不意秦兵索餉擅回蜀兵防範不密致放一面之鬆迫昌詣巫山而二孽已聞風亟竄矣賊既入川必奔秦地惟恐藩封虩虩震鄰故急催秦督前來攔擊以成夾剿之勢爲秦非爲蜀也今賊已逾達河而北昌具疏上聞大畧謂通巴昭廣咫尺漢中臣爲親藩慮飛檄趙光遠迎扼廣元又恐兵力單再檄梁甫馳赴秦徼而該督恪遵屢旨合任堵賊不入秦之責是未奉令諭之先蚤已如此布置只恐臨鞏之兵未能立至而秦

地稍有疎虞自是該督專責尤望殿下諭令力疾料理不分遠邇處處扼塞務遵屢旨勿令一賊入秦斯爲得策昌即日移駐梁山督楚蜀多兵與秦帥前後逼剿倘或徼天之幸一鼓成功庶幾可免至尊宵旰少紓殿下焦勞若秦兵不前縱之竄入則昌調度雖蚤呼應不靈惟與該督同請斧鉞之誅耳

與馬同知蔚

山中大賊既盡小賊不能自存楊益孝之降深得門下與諸將招致之力而收少散多尤見作用之妙聞尚有黑龍亾一股亦奔辰口而來想亦可羅致之也不佞即當具[illegible]

勉旃勿怠

與萬評事元吉

賊走劍州梓潼深入川西果如足下所算不佞以二十日巳刻抵梁山卽催孔監軍陳中軍發兵走廣安順慶可會剿於省城左近矣足下與猛將軍亦當自保趨潼或綿漢之間皆殺賊要地但聞梓潼有一路走鍋厰喬莊嵩溪李子壩旋瓶關關刀嶺碧魚口仍出陜西之階文又一路繇嵩溪走東果陽西果陽青川燕子岩卽出西番之草地其出番也折轉亘在洮岷與漢中無涉若出階文亦是秦徼臨鞏之邊地而秦督駐秦州可以北剿秦撫控關隴防其

東溢不佞將駐足何地且中原革左屬之何人乎恐前疏下策畢竟還是上策不佞身在局中當絜事勢之輕重不計得罪之大小使中原不淨爲禍無窮言者更端發難又奚啻一獻賊之未擒也此事曾傳謀之諸公袁臨侯囘字似合鄙見謹封寄清覽然今幸賊在蜀且盡專力事蜀之一著耳

附爲元吉囘稟 職吉有芻蕘未敢率吐今賊勢漸巳趨秦不敢不爲老 師相前借一箸竊見大疏下策有捨見在而辦中原之語其不便者有三一則老師相放舟東下兵心遂散兵力遂薄賊乘我緩而號召饑民不出關擾豫則仍緣漢擾蜀爾時再行收拾恐事倍而功尚不及半矣一則主上銳志止在獻逆今釋之他圖不免有誘難就易之疑一則瑪瑙幾番功次久爲妒婦吹求今再令熟寇不决傳變別證此無乃授之口實乎激[illegible]

計宜看事會何如進駐漢中撤蜀撫駐廣元左鎮駐與安秦中督撫各駐要害辦賊不盡不休庶事可集而議自息職雖怯懦無似亦不敢不捐頂踵以報吾君吾相也

又云職愚慮一得凡在事與蒭觀之人自老師相三中軍以及降丁黑雲祥車拱北等職皆一一細與商量無不持此論者非職一人臆說也是日漏初下王差官家丁自漢中徵兵回詳詢彼中光景賀署鎮及趙副將各挑精銳於初五六入山堵截賀鎮又與家丁分兩路進想一屬陽平孔道一或屬所云百丈關乎家丁又稱漢中饑民已聚至萬人賊若走秦諸將即以兵讓其後老師相移駐督剿步步緊蹙饑民必不敢附賊賊亦不及號名饑民了此仍非難事倘老師相一返朔襄局勢鬆緩雖使猛帥請兵一可當百恐地方有司供應糧料各項未必如期反多窒礙安能責以成功職又集譚猛二帥就劉士傑楊載福諸將一一細商又無不持此論者用是不悍重複仰于崇聽趣刻趣銷聖人無我惟老師相有焉知不罪職狂肆也蜀中當事苦無遠見止刑於送賊出疆偷安且夕若肯早攜一旅先據達河斷無縱賊遠逝之理職秉月夜渡四塱洪流迥與巴霧白子不倖爲之浩歎竟夕從來好事多磨惟堅固不退轉

者能就之乞老師相除却下策以收全勝封疆幸甚

附袁臨侯回書

捧繹冲懷下詢請先言大局賊尚在蜀老師相自宜事力事蜀賊已入秦秦地袤長難於驅逐老師相萬萬不可入秦秦之賊流入豫楚十餘股老師相掃其七八秦不扼界復令入秦秦有撫有督有鎮不自撲滅猶煩老師相乎以晚繼咸之愚老師相宜責蜀守蜀秦之界鄖守鄖秦之界豫守豫秦之界而以剿秦賊之任專責之秦督撫鎮左鎮進與紫以爲秦援乘以暇力淨山中之杆賊老師相急順流而事中原革左中原地雖曠而多水險且利騎戰以京楚之師臨之戍功可速若賊秦老師相亦秦秦賊未可猝滅中原之賊亦橫是老師相剿賊無已時也廟堂大意老師相自是道眼焰破晚繼咸不敢深言至兵將更番將裁之事候令倏至日與鎮道從長打算始敢具報晚繼咸感深知已語值少諱恃宥休休雅量臨啓惶悚

與陳司馬新甲

賊孫昭廣竟折梓潼其數不多不能分股不敢攻城闖恭

有兵即不敢去或者徘徊進止送死川西未可知也然梓潼尚有一路走文縣一路走西番僕調度主客之兵專主圍剿而船自梁山再進順慶或控保寧或趨成都又當相機酌之不能預也中原猖獗經年剿兵雖少究竟不曾離山遠出則其老本無多而所裹皆附近饑民或逃衂之兵似無足為我難者議遣左鎮與京楚豫淮等兵一鼓合擊定可立殲第僕身在遠不能親自督兵而又不能代人督餉有司閉戶士卒脫巾深為可憂不能不煩廟堂留意耳遼兵歸遼草兵歸草南陽兵歸南陽以漸散遣可無糜餉即襄九股收拾其八大賊既盡小賊難存山中可稱

乾淨然而留兵善後以圖長治久安儻有事在未可草草置之郎撫表繼咸苦心經畫深可倚仗向者諸兵譁譟皆前人扣餉爲之僕疏發揮未詳致爲伊累今欲申明而未暇也前人給餉扣餉種種未明僕執有確案欲俟事寧方得清算而渠未悉情乃有瑪瑙歸功左鎭僕止分信與安之語不思僕調左鎭詣與安時渠手書再三力止其不宜去者一一見存而何今日之言自相悖戾之極也總之剿賊未完僕一身皆罪原不必與人爭言而言者果從憂國憂民起見僕拜而受之猶恐其少豈有與爭之理第此語出於撫郎之前人則深爲可異而簧鼓煽惑當不止此淺

摘其算餉之事每五兵共給鞋一雙不知是何算法以咨問之不能答而他可推矣深入蠶叢去天甚遠憂畏之極不覺吐其一端伏惟炤察幸甚

家書

張曹二尊深入川西而不能透走秦中及西番地是猶在吾網羅督兵大剿十一月或可成功以應金川斗墟之前封也但去楚彌遠歸期難必汝毋千秋之計吾未得寓目不能慊然耳郭惠明押算兵回寄示此字途中作詩數首並錄示兒知吾習次灑然頗有當大事不動心之意龐謙孚姑翁摘壬申以後游記未見旨及心甚懸懸人生世間在

山水詩文上著脚便自不俗老年篤好更見精氣不衰吾功名事業託賴天公所不能忘情者此道雖稍稍有兒郄未專致爲之終恐不能傳遠耳肚美裏白以爲如何至變門爲史元亮兒擧俎豆是吾不忍死吾友之一念有一札寄經則兒遣人致之

山松日先人曾川松梓兩兒可愛作詩否兒戲答曰詩頗顧倣但俱欠讀書繼使爲之不過肚子美裏白耳

論方署鎮國安

本閣部梁山起行途中接劍州之報不覺拊心頓足何主將多兵追剿如是之不前距賊如是之不遠而又令破城邑也痛恨之極無可解者賊能過河我兵不能過河賊過

河水不漲兵過河水偏漲此語敢告聖明肯信以爲質焉否十四之報云劍州一路以羅洪政等截擊矣十九之報追至抄手舖何無洪政之名十四之報又云碧魚口一路以羅于莘等截擊矣十九之報該鎮仍領羅于莘等追去是于莘等亦未抄前也萬一復縱賊走透出階文此局何時可結該署鎮等官果將何以爲詞告皇上而逭天罰耶論至此又不勝拊心頓足也即與主客道將傳看勉之勉之惟有力剿成功一切可贖耳

與部蜀撫萬曹廖諸監軍

連日軍前報至羅韓既中賊伏李賀亦未得利憂心如焚

然非賊強我弱皆賊有算而我無謀之過也爲今之計我兵必須大集張三面之網以羅之隱然常山之蛇分兩頭一中聯絡策應而後可以得志如賊在梓潼則綿州劍州各爲一頭而鹽亭則爲一中餘倣此此時蜀中必須大賞錢糧明鼓戰士廣設機器陰破賊謀而且堅壘相持切勿浪戰遇賊打糧遊騎則須伏兵殺之使之掠食無所將自奪氣我可乘間取之矣其不任戰之兵量分州縣嚴爲之守賊雖狡亦何能爲此區區之管見也敬以質之高明何如

與邵蜀撫捷春

早聞正作數行欲大集兵力以三面圍賊不意甫至瑯琊
復聞寅起高等兵潰而賊且過綿州也此時急援省會夫
何待言但客兵原調有數不能加多即有相繼而至者亦
恐不能濟急仍望臺下近調土兵以多爲主合成大勢以
屈賊力廣運智畧以破賊謀勿徒零碎分之倉卒遣之而
令皆於饑疲夢寐之中被賊摧陷也古稱當大事不動心
臺下尤須百分堅忍拏定主意庶有出謀濟事之望

與平賊左鎭良玉

不佞欲體惜官兵出山少休兼了革左之事不意川兵胆
弱所在不支致賊深入成都而客兵亦難必奏功不得不

借大將軍一行也此時計已出山走當彝大道處處有糧堪資接濟惟大將軍選鋭星馳飛來取捷不佞不勝覔望

山松曰按先人顒望左鎮於當彝截殺之言始於此日先見之明不啻甚早

與四川陳亶指良謨

僕以爲川中地險兵強足資用武不意肥弱至此其平時虛兵冒餉積弊多端將領或係白身或係參遊都守俱冒加副將之銜妄自尊大不能統隸臨敵用之毫無實濟此根本之病非旦夕所能瘳也至於州縣有司與其士民望風逃避賊至以空城委之又或醉夢昏昏全無警覺隄備致遭賊陷良可哀矣藩封重地僕借重臺下先入鞏衛而

又發四川兵預爲居守區區愚心不敢不竭兵至潼川聞撫院調去三將亦潰於綿殊爲可惜當再發兵補之至於行兵首推賀張今在梓潼接戰亦有小失重整頓乃可圖功尚有續調之兵不無少需時日而後能至則就近漢土官兵多調速調以濟目前又在臺下與撫院速商之耳

與周監軍士奇

非已有檄調門下來監軍剿賊據詳甚合鄙意嘉慰之極左鎮如已出山即星馳當彝入夔巫路倘未出山則山程較捷也賊已深入川西自成送死之局惟行間鎮將大英雄乃可了之耳

諭副將張應元游擊自一龍正紀陳明德

汝罪具塘報不差一本營人來問之一毫不知殊爲可怪細查塘報情節全是人心不齊且明明知道賊之狡計慣打倒番而一勝之後爭搶騾馬等物以致賊又折回因而被挫此豈賊強我弱無謀故也汝統各營官兵五千五百有奇今實在若干內中挑選堪戰者若干急宜整頓殺賊前尤豹等解送銀兩弓箭伙靴等物正用得著可速派人營其餘不堪戰之兵帶著徒費焰管可發來本閣部軍前酌量收拾賞邮遣回不得緩誤據汝報稱得用兵三千與一陳正紀兵冒死血戰方得收營汝便與方督鎮始終合營

一處馬步主客相資同心協力用計出奇必能勝賊毋貪
誘剿本閣部已遣周奇飛調左鎮去矣

與邵蜀撫捷春

僕已馳至廣安卽取潼遂間道赴省若天雨道長素不能
騎而隨行官兵什九皆步亦未能千里趨利也然飛檄催
調秦楚之兵日夕不停屢接大教似止知主兵之屢挫而
不知秦楚客旅之亦然且方鎭已近綿州楚兵卽與同行
秦兵亦當在後何云無一騎之至也發檄數通催臺下使
使馳往催之至於用兵須審大計須奇謀一再戰而不利
未可頻頻驅之至於愈亂而不可救藥此則僕心所深憂

者也

又

賀李少挫僕再調賀人能近或易致張白少挫再調左良玉遠而難期其見豯保寧來者猛如虎郭闕等騎可盈千又見豯順慶來者敝中軍陳可左騎僅五百大都為數亦不甚多故須萬全而動一發得宜諸兵之氣自然可鼓滅賊不難也至不佞隨行馬僅二百餘步可八百餘後有艾監紀帶川兵一千五百新營五百方在梁竹之間又左賀先發馬步二千自竹山出大寧已行屢催未知何日可到謹再附以聞

與孔監軍貞會萬監軍年策

本月初六日行次清溪接撫院初二日報賊攻羅江縣令能守遂舍而去之綿竹間綿竹爲劉相捐金修築新城自是能守則賊折什方趨省與折安縣走秦尚未有分也撫院已發郭起柱等縣金堂護省又調方署鎮統多兵亦取潼川道行則省城一路定是無虞而折轉走秦適有賀趙二署鎮差人塘報合兵在白水嗝賊近則堵碧魚白水遠則撥兵殺入劍梓之間是此路亦有可恃而我陳猛之兵斷當合力且止潼川爲可堵可殺之勢不使至順慶再看苗頭若何果趨省則亦進潼川不趨省而北行又當亘控

保寧矣此據初二日報揣摩如此再有段易又再商之賊驕可敗而我主客之氣未張凡事且求千穩萬穩此不佞之深心苦心也門下即與鎮將密商之以復惠望

與刁郎中化神

不佞行次淸溪得門下收拾兩大股之說深獲我心連日與撫按兩臺言之皆是此意竊見撫臺分股發兵猶然舊轍深用爲憂古稱善敗不亂今始亂矣亂則不可救藥非不佞所能爲也即前昌溪失守小疏上聞不出以示撫臺者亦勿亂其心之意未知渠相諒否今擬一檄分調諸將使稍稍知所持循門下可面致之不佞非不欲急戰而驅

賊遠也無益有害然且不可況害至於不可救藥乎

諭副將郭起柱

賊入川西近省重地無生之路有死之心其意惟欲我兵與之浪戰而肆其蛇豕之毒也乃我兵果入其術中行則無哨探止則無營壘晝不防岐路之埋伏夜不防黑暗之刦營以致往往失利悔不可追今若再不改圖其何能濟如本閣部之意我兵先發近省者各依州縣結營潛遣精細哨探如賊分股打糧則從岐路截殺之如賊大股來衝則我堅壁不動使州縣依我為守而賊不致攻城我依州縣為營而時殺其野掠者不過旬日賊勢自窮我之大兵

四路漸集環而攻之賊數本自不多又有婦女累手顧前不能顧後救尾不能救頭破之必矣諸將依右此令大兵四集然後合攻大兵未集且先固守此養兵之威滅賊之道也通此諭知毋得違錯此令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十二終

曾孫　繩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十三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基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耆　同較

農耇

山櫞　農正

書

與邵蜀撫捷春

僕已馳至順慶矣審觀賊勢徘徊羅江綿竹尚羼兩岐臺下調度主兵主於逐捲則非北走即仍東折而僕之進止

又嘗在潼保之間聞潼川無官僅一吏目閉門不通水泄官過兵過不分眞僞矢石橫加而城外復無一椽片瓦不知城內有糧料否已行該道調刷推官於彼料理庶可爲居中運用之資而主兵之自潼川趨省者爲數已多但恐零碎分之仍不濟事且也號令不一名色紛如蜀之本病不痛改必難救藥即如文職人人監軍監紀而實未得一人之用不若少其委而崇其責此僕三面夾擊之行亦改絃之微意也臺下幸採納之

與曹監軍心明

日來報賊過綿州江將趨蜀省而且徘徊羅江安縣之間

亦有一路可透出秦則秦之來截殺尤亟亟也不佞過岳池得賀署鎭之報審定賊苗亘從劍梓間殺入尤深快之門下亟整見在之兵而使人迎後至者如其來擊賊定可滅前者賊多之說乃先太易後太難爲疑未定之見不足信也門下毋怯望之望之

與常德道府廳縣

治昌入川督剿已越順慶而西衝泥涉巘身病心勞未知仗老公祖大庇何日方可結局也偶思建坊一事深恐爲地方累而適值此時尤有如許不便祈老公祖斷而止之即移其財力建二石砲一於固腰隄即江樓之上一於花

猶隄即桃園之上二砲成而千萬年無水患是老公祖千萬年不朽之功德而治昌亦與有榮勝於建坊多矣

與曹監軍心明

賀鎭馳入劍州不待不佞之檄且與趙鎭同來同心敵愾深爲可喜此門下之力也此番持滿之發必須一舉萬全了此渠孽毋久苦吾師月餉告匱不佞當陸續接濟不憂缺乏之若大功早成不佞置酒高會於綿潼之間爲諸公謝且行朝廷大賞有不同於尋常者也

與邵蜀撫捷春

十三日接臺下初九日之報似乎賊之老營猶在綿竹而

撤哨漢州猶屬近地至於金堂則未必然以主將多兵欲走此地斜避賊衝不得不飾報云然也然屢挫之後未可浪戰圍堞餐鋭不獨主兵宜然卽客兵亦不得不加愼重臺下但令州縣堅守仍決灌口之水爲自固計賊無能奈我何則勝算在我一鼓而圖之易易矣至於賀趙之兵幾番催調有回稟封送凊覽僕昨咨撥濟月糧是第一義左兵有郭關劉士傑與猛如虎合者已至潼川其自房竹出大寧尚未見到聞其多半降丁未經用過僕欲俟其到躬自將之有深意存也

與張少參京

闖將渡河入商近聞大肆猖獗商郎內淅岌岌憂之門下不得不任其過不佞督剿川西未能回顧倘與賊苗相近機會可圖願門下出奇取捷以贖前愆可也

與南克朱令文鼎

兵之所到荊棘生焉從古記之今不佞至止將及一旬豈無違令而騷擾者屢詰諸將庇不實聞門下幸覺察之即不能得兵之的名而其主家有姓字可按也若舉其甚者一人俾不佞得正軍法斯亦少觀多於地方不無小補矣

與內閣部科

蜀防不固賊入轉深僕罪當死憂欲死而尚未敢即死也

仰荷主恩深重俯嘔心血經年猶欲勉竭駑駘收拾殘局而後以不材之身靜聽斧鉞也顧惟蜀去都門五千餘里不以情形報聞恐勞聖主之心報則行間文武守土之官莫不人人有罪而使人人皆罪則又誰與爲戰守者是以不材之身前請獨罪以彰國憲而勵戎行萬不敢有一毫之諉卸也至於張曹精賊實實不過三千而無生之路有死之心我兵爲之奪氣行間僉議必調左良玉來方可制其死命卽賀人龍此番調至極其奮發鼓舞自矢踏賊如泥而僕猶未敢深必也蜀既用兵不免就近留餉僕既留蜀荆佃革者不得不屬京楚豫皖鳳之兵並其治兵之人

而僕既請罪不敢瀆陳天聽伏惟老先生留意爲社稷封
疆大計如選賢早代傳奏奇功尤僕所齋心以禱者也

與陳司馬新甲

賊過達巴廣元但有一人能守即不敢正視城郭毋奈邵
劍梓潼先年破壞此時城未葺印未頒而劣令署官或聞
風先去或醉夢不知予賊空城致令闖入而賊志爲之一
狂至羅萬象韓光榮稱蜀中戰將一味勇往不知哨探結
營爲何事賊得以埋伏中之而主客爲之奪氣事幾不可
爲已僕馳至順慶適中調度飛檄四出近始復有振起之
象而一鼓殲滅尚未敢言眞正二十年佷賊殺降始盡健

此三千者乃天生作壞世界之惡魔非𩀱常將卒能制其死命者一向台臺欲益多兵僕未敢應一則見邊兵雖好而南北不甚相宜二則行糧鹽菜馬匹料草一兵費數兵之餉苦無所出三則真正剿賊亦原不在多兵惟頻頻繼餉可以了之台臺不須增兵但須借鼎呂商之同朝時爲繼餉耳即今日賊滅而各省撫鎮善後需兵無不用餉之理況中原士蔲秦地饑民猶未遽能十分乾淨乎蜀去都遠題奉旨意下部與夫部咨亦多不到憂心欲死台臺幸原察之

與萬評事元吉

前聞綿竹之行深怪非策蓋彼路有黑風子足以悍賊而潼中安遠岐路孔多賊極思返川北川東范無慮千著數為可憂之甚耳非指重地輕地散地理勢頗明門下豈有中江之思太合鄙意但恐數日間復有移易中江又出其後耳若深入商資一頭搗去瀘合二州皆其死所此一路先發僕再檄諸路繼之成功必矣張覆元報損兵之數不實而又捏斬級六百之功聞是白一龍王意且科派各營出錢不知何用是以提到轅門欲申軍法門下再密察之

與袁郎撫張襄道萬運同余主事

僕至果州聞闖將消息不勝憂虞郎帥使飛檄調度不知

其有及否闖將若出中原定夯華左合股而襄南兩府安降之處搶奪勾引二俱可憂如能鼓之舞之使與賊敵而為我用則勾不能去附乃愈堅此不可以檄宣者也惟諸當事圖之

與萬評事元吉

十六日報賊過金堂即有向潼射蓬溪截殺之檄今十九日發兵從此路來想檄猶未到門下已先得我心也快甚快甚閻綿州大晏猛劉二將勇氣逼人可振向來頹惰積習而汪兵可用小將敢前僕得之於宋撫軍先將在與安平利月擊甚眞今而後愈知不謬門下幸鼓舞之不俟頃

鐵易得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毋以葑菲之下體恐軍中未能大和而理可制勝其采及葑菲則吾輩事也不敢復望之鵠冠矣作字與左鎮報十月二十三日至興安請討示下其來人云該鎮主意欲漢中來令討示後於漢中回話即刻遣往催之果爾則賊不足憂矣然目前事到手做得即做又不可因循姑置舍見在而望未然也

與平賊左鎮良玉

不佞一人雙門心憂身病東西顧慮莫知適從念大將軍與諸將士久苦山中欲以華左之役借重專剿寶林息兵力而顧其私之深意也豈知彼孽愈入愈深我兵連戰未

利大將軍所發張應元馬應祥等兵殊未可恃不得不行
飛調又恐太將軍業已出山特令周琦等急走鄖鄧之間
令張明道到始知賀自興安入漢中而賊尚在川西簡州
樂至等處倘從漢中趨保寧而來正是迎頭截殺第一成
功奇會慰不佞之望解不佞之憂眞不啻自天而下也喜
躍可言即刻令張明道還報不盡

山松曰時賊在簡州樂至切近漢故因具由漢而催豈知其尚未動身也

與同里楊廣文可柽

陳君謨之轉姝屬意外不知銓部是何主見想有人鑽缺
一聽吏書出之主者憒然耳此則非人所能爲也承教大

刻甚妙上司處不必一一致之恐留心此道者少未能因此見重何如何如長岳翁今年所遭甚苦責僕殊甚第謂一紙告身可以求獲善價不知功令甚嚴一售匪人身家當受其累焉敢漫應也有便致聲不盡

與袁鄖撫繼咸

張曹二孽不北走秦而西入川良自爲送死地無奈制其死命之將之兵未數數然也僕旣以身入蜀圖了此孽初不得不以革左之事分之左帥蓋迫於長安言者數數爲中原疾呼無可奈何耳今揆時審勢非再調左帥不可承老公祖大教知其行若拔山費却鼎力催促而漢尚不得

其用豈僕之不材天奪其鑒終成薄福不可就此功耶至闖賊東出又增中原一患昨正發調度之文接來教一一符合想道將早已遵行但得宛襄無虞他處苑窘殊甚賊亦徒就死耳

與萬評事元吉

十八日樂至報賊距城十里則此路之來已確主兵在簡州足下與猛張當進何所幸詳籌而速發之前占軍中不離近閬果爾足下當調護之蕭何功第一全在調護諸將也

與四川陳直指艮謨

僕駐果州再旬催調秦楚大兵幸而漸集逼賊樂安資簡之間或庶幾有成功之望而未敢必也以此抱病幽憂亦幾殆矣至於川中主兵肥弱難恃驅之浪戰適足損威愈損則賊愈驕橫而客兵亦難爲制此從前覆轍非身在行間不能知而挽之也若夫地方之責有人有土未雨徹桑實非行間所能代亦非旦晚所能行不知主上簡命咸屬何人而職官任缺不補士庶聞警先逃修練儲備救旨叮嚀奚啻數四而弁髦無一講也讀臺下諸揭可謂畢智竭忠苦心極矣藩封重地安如泰山即是臺下莫大偉績而不佞實啓其端乃同舟中尚有謂爲不宜早回省者僕

誠不知何見而今日昭劍梓什羅五州縣之封敷則大昌一隙之瑕貽之也臺下謂信然否乎

與萬評事元吉

初三日接門下教賊算甚彼千回萬轉必討一條生路其生路只在遂遂又云料賊本計將來必走大足安居從遂溪北潰此是破的之言卽令張兵駐安岳陳兵駐樂至以待之亦未爲非策第云強兵在後必不走簡資則僕未敢必然也賀趙之兵果能從內樂之界抄出兩資迎頭一殺又有伍兵從內界待之庶幾不出羅網若賊內而賀趙亦內賊資簡而賀趙然後資簡則亦瞠乎其後而金漢中瀆

與安綿俱可逸矣又豈獨足居射遂爲潰路哉總之愚意各兵緊緊逼著定有一塲大殺大殺之後郎有些子漏網孤豚腐鼠不難追擒若先打兩層之帳待一擊不著而又圖之眞所謂十指遞彈不如合拳之一擊又大昌淨堡之故轍也然僕屢檄如此而行間不甚信從亦無奈何今止有從門下之說發馬廷實等往遂溪之下三鄉暫駐大佛寺以待而此將此兵必須得人調度駕馭之不爾姝未堪自當一面此又不得不望門下與張副將細商之者也

又

前字未發又報賊往榮昌從此轉入轉深轉出轉岐蔡無

畔岸可惜區區嘔盡血心調齊主客兵馬緊緊逼賊庶望
旦晚成功而今大家各出意見遠布分防明明放鬆去矣
三十六州鐵難鑄此錯奈何然軍機無常不遠可復亟亟
改圖猶未爲晚切記勿徒尾追要啃迎頭之著一擊成功
免致千悔萬悔也

與四川陳匯指良謨

僕入巫山一日卽値賊闖大昌未幾再闖淨堡因具蜀兵
玩寇疏防秦兵索餉擅回二疏從竇上聞並請處分督撫
賊分事理不得不如是也近聞道路風傳處分似有輕重
俟未睹部文明旨不敢信以爲眞謹錄原疏並往復文移

請救如果事有不測僕與人同過誼固無辭而知之罪之則一聽之公論矣

又

死賊深入東南山窮水盡正自取死而所慮者內江仁壽別有逋遁之途僕檄廖監軍亟催胡舜等兵扼塞於此乃廖敉未到而此兵已抵內江對敵奏績則臺下先見之明佈置之預又非僕所能及也然僕未入巫境早移撫軍大調漢土之衆時以錢糧屬臺下催解不能留用為辭豈知今日畢竟有不得不調之兵不能不留之餉則何如早調而早留之成一鼓殲賊之功免地方蹂躪之禍耶噫嘻今

無及矣昨廖監軍報准魏監軍咨殺死穿黃賊頭今云爲邑且賊營中不稱王與老爺惟稱掌盤子老掌家老管隊而曹賊老奸前在開縣羅于莘等已報一鎗打死如臺下欲以上聞還當審實僕頃得做標生擒管隊皆發順慶道聽審之不敢草草遽信也臺駕護藩爲甫

與周司理有翼

門下以殺曹賊爲喜此不佞所深願也弟每聞川營嘗爲噴飯以其不知賊情不諳賊號而強揑爲之如所稱我王子稱四老爺稱曹王賊中從無是名目也至走五省不傷一人尤爲可愧門下久當知之且一曹操也前在開縣之

葫蘆套已被羅千華一銃打死矣今安得又中毛文之第二鋒乎即巴廣一帶稱張賊中彈不能騎馬虛妄類如是也但內江幸有胡兵賊不能越之南竄此則眞實可喜不在乎曹賊之殺不殺耳

與廖監軍大亨

日來道路喧傳門下建節之喜不勝踴躍頃奏使南來始知小疏先糾蜀監疎防者在九月之杪即奉有員缺即日會推就近堪任的來用之旨而借重門下監軍之疏則十月十九日到京旋奉廖某已有旨了之旨是廷推在二十日前非不佞所敢知也封疆之事幸藉高賢寧不人人手

額但恐代謝之際異已懷猜不得不具實奉聞門下身在行間當不擇地而受事早一日樹軍中一日之威奪狂賊一日之鬼大功之成在指顧間也至不佞有懷縷縷欲縛叢神以饗戰士尚未敢竟言之惟門下留意密察是望

與魏監軍公翰

門下督兵內江即能扼擊狡賊使之不敢南竄有功地方不在乎一渠之斬獲否也不佞在行間閱報甚多若裝點過甚反掩眞功而蜀黔兩省因安邦彥一髑髏十年不決彼各挾首級且如此況無首級之可驗乎願門下愼之

與平賊左鎮良玉

不佞疑順慶月餘調諸兵大集賊自川北劍梓走綿州德陽金堂至簡州樂至被諸兵驅追入隆昌永川之境是向瀘合二州及重慶之路前有江水後有諸兵似乎亦可成擒而猛賀諸將未見下手恐萬一有漏渠必欲透白水而走南陽是活賊口供乃老奸之眞主意也大將軍星馳入川但至夔達之間便可迎頭一擊又出不意而收犄角之全功在指日矣竚望竚望

與曹道心明刀道化神賀趙李諸將

據報瀘州之捷斬賊級千三百餘不勝喜躍但二渠尚在老營去遠恐精賊尚多過南溪富順又有許多岐路復不

勝其憂虞矣門下既收首捷必不以全功讓人總之零賊一名不誅止誅獻曹是爲全勝若獻曹免脫雖殺其餘數萬亦難仰報朝廷此不佞之所殷勤屬望日夜不寧者也差官回切囑不盡

與平賊左鎮良玉

不佞入蜀之初即約大將軍携手同行因惠登相暫寄家口久調不至尋接來教復有追殺獻曹先剿革狪兩端之議念官兵及降渠入山時久勞苦良多曲體大將軍言中不盡之意以分剿狪革爲宜兼恃張應元提兵在此益以馬應祥等眞可當一面也不謂應元自土地嶺失利之後

銳氣銷磨至盡灘縣與人合兵又復大損而陣亡士卒什僅報其二三且與方國安扶同報功令劉世昌送銀八十兩與白一龍爲掩飾之計不使覩此情景知我兵無一足恃而貴鎮有平賊之任不得不親來剿除使者數輩催促未盡言此情以爲大將軍滅此朝食承檄飛馳亦不待區區之剖露也今歲行盡矣起程之報尚未有聞不勝五內焚灼特遣劉世昌往致意焉

與周司理有翼

行間報賊敗後必走井仁資簡亦率兵於資簡抄截而不知其星奔如是之速也想敗是眞敗逃是眞逃恐官兵雖

速追不能及則不入秦仍入楚又爲不了之局矣不佞合州之行中道而返此時疾趨保寧恐落賊後惟有催兵抄截一再擊之如或入秦或入楚尋當定計長發耳

與廖蜀撫大亨 以下辛巳

川南水盡山窮不能於此滅賊行間將吏罪不勝誅今雖颺去俄頃糾衆復來其害甚於蹈川而待盡也臺下向建兩鎮兩監軍議不佞頃欲具題專求指示鎮道各用何人而可其下東道康四海部議調簡以襄陽張克儉代之不知襄地之重萬倍川東撫將降丁環萃而處克儉非曾監軍則親受其降不則亦身爲安插者萬萬未可搖足也廣

安守已轉江西郡丞其士民留之僕偕爲批允不知可勝
下東之任否佇俟教言及早從事未可一刻遲也

又

午後得大教以將領恇怯逗遛誤事至此可勝痛恨此即
當重議無疑目下何人可代前教溫將相去甚遠那能綰
地致之遍思此番蹂躪乃大昌淨堡遛之諸將屢保張奏
凱殺賊太功想亦有澳泥於中者今賊颺去而功眇如必
須提解正罪望臺下太縛致之此前政所用之人亦屢爲
解御今臺下受事伊始願以尙方代振先聲遲則僕且東
西馳驚去矣

與從叔侍御鶚

從來地方旱澇無不祈雨晴者祈雨晴無不用僧道誦經咒者獨姪誦華嚴便遭口語總之癡心實腸一毫不知粉飾聽之而已蜀兵玩寇疎防姪疏直糾主者又被逮繫想更不理於人然封疆爲重事出無奈非有私恨倘傲大庇張曹授首諸公皆爲戮恩又不獨方公已也

與陳監軍之龍

晤領老公祖教始知秦中調受之宜與團練缺餉之故昨日差官行文今日即具題矣惟望鼎致鎮副諸公毋負不佞之惓惓也瀘州提賞已行布政司須給可令差官守領

此外另具花幣煩老公祖轉致之有深意存也秦中某將某兵堪用幸寫一單見示竚竢竚竢

與同里楊廣文可柱

蜀兵肥弱不堪遇賊去成虀粉緣其領兵之將皆以賄營得而取償於餉兵則什冒五六其僅僅充伍者單衫敝袴寸鐵尺杆曾不足以敺鳥雀而况可格豺虎乎此正如胡
公祖所言全蜀比比皆是不獨幺麼已也不佞已痛切上
聞從此更弦改轍在地方當事者自爲計耳一月前具疏請罪今一面經營戎馬一面靜候斧鉞薦賢爲國其毋乃非罪人所敢任乎

與宋楚撫一鶴

三日內專使奉賷老公祖求早辦東方之寇以僕身滯西川不能還顧而又調左鎭西來恐互相等待也武昌斗米三百錢饑饉岌岌可憂聞敝鄉亦復如是乃若張曹二孽透走西秦則尚有石米九兩銀之地而僕奉𢦏淨爲主之命不得不竭蹷以往又且奈之何哉然聞賊遭秦兵而敗又慮秦地之荒必不老秦而還走楚果爾則大兵俱集一股了之可也僕買米於川至荊轉運強半爲東方討老公祖幸賷荊郡轉運勿有他辭不然川船萬萬不能東下也若中州土寇雖多一遇官兵卽爲虀粉且春來無食不足

爲憂但闖將張曹俱欲與革左合早早被散爲宜耳

與萬評事元吉

賊以十七日過新都十八日至德陽十九日至綿州二十日丑時即走梓潼去訖聞我兵十七日方向仁壽不知此時追趕何所寸馬奔疲將吏勞苦恐終不能相及也已有檄行門下選馬兵堪戰者趨保寧其餘回順慶縣總蓋恐死賊不敢入秦又東折楚則大竹梁山一路先發制人似不得不然之著乃行營愈遠消息無聞其柰之何時惟門下審酌行之

與內閣部科職方

不材勉効徇馬奔馳入蜀已三閱月不意蜀兵不任戰蜀
民不任守往往以將卒城池拱手送賊先期讓賊而一切
委將名兵給餉權在吏承咳唾成珠家金作穴如是之甚
也幸而調到秦兵奮勇一擊先斬賊級九百後又生擒四
百餘一一跪而戮之稍洩神人之憤而賊乃狠狽星奔一
晝夜三百里今秦兵又將趕上矣屢審生口賊意入秦什
無一二折回楚豫什居八九而此番又遭秦兵殺敗膽落
寬消恐愈堅其不入之志仍走川東楚西僕調左鎮前來
正是迎頭一著做應成功未可知也此時見在行間以秦
兵爲最此枝兵既入抽練食餉正是本等而秦中練餉猶

可取給外餘盡空名若不如僕鄙言收拾此兵將來行坐兩虛身口與他有化爲賊而不忍言者此本秦督之事而竊觀其意欲離法自淨職所當爲亦怕黏手一切聽隨體不欲問知僕敢不爲朝廷忠計而早圖之哉至於料理蜀疆從新整頓新撫之言似屬可採但舊撫未行印卷未接僕不代奏恐悞事機是以冒昧言之其行閒賞罰而罰似尚輕僕尚有未盡之意當先發而後聞者若楚僞撥無分支襄道勢難移動小疏言之甚明惟先生留意主持焉

與陳司馬新甲

賊走川南唯井研內江堅閉城守其餘皆旬日之前士民

死去而有司亦或隨之或僅與輿隸數十輩兀坐空城待
盡而已幸有秦兵一擊死賊蒐鋪乃晝夜星奔仍遁綿劍
鶴路不然貴鄉之禍焉忍言哉僕是以深嘉此捷亟賞酬
勞爲之請練餉給坐糧代秦督實行團練永久之計凡以
收拾其心而盡其用爲公非爲私也至貴鄉軍政蠱壞之
極全在延承用事納賄招權僕書咨切責不一而足王者
近方覺悟析承差頭一樂一人而其餘在內之僕一一得
其主名幾番欲痛切入告恐人以爲落井下石又從方隅
起見今惟一一悉之新撫當盡以法除之耳至僕委監軍
原未薦撫而廷推巳預奉旨在小疏未到之前長安想應

知之然僕與講求當務之急覺其見地亦有不同於人者但下手商做必須台臺自爲鄉國計著實籌之不然遠方節鉞呼天甚難一不應而無能爲矣即如戶部撥給剿餉前此多係省直積逋必討不來之物方令僕討債用之而今所撥楚練二十九萬又令通融兵無分文之實其柰何哉台臺前要增兵而僕但求繼餉正此謂也若一人秦而餉不繼禍更有不可言僕但委身以聽天而已

與兵垣

中州王鎮發回已久而高鶩磯流滲請之不識何意人從中州來云土賊不難殺只是殺不盡許多官兵到來求一

頓飯不啻艱難賊又去百十里矣覩高誣陳永福堙報動
殺數千皆僕發回兵將兵未嘗不極力從事而主人尚流
蕩言之則僕罪當死又豈獨張曹未滅而已哉此前者屢
疏有驅先束下平定中原之說蓋爲此故耳

家書

家無餘事汝兄在此焦頭爛額之不暇兒一味閉門讀書
聞提學春來考試我決不作半字干求前有書往來亦已
說得斷絕兒萬勿爲人情面轉託道府央求此不但關我
名節即是兒之身家性命所繫世情險惡波擨多端舉天
下何一中人能我彼縱不可得說剿賊事盡心盡力而爲

之主上爾能備說此等事是自雖分雷霆之怒萬不可
解此我身親見過滬為程摘取八年聖恩優渥無兩一被
參在嚴摘其兒子說情二被金吾發其五子嫖宿即敗事
矣兒千萬俱聽吾言勿貽他日自巳之悔也

與周司理有翼

門下歸保寧不佞幸有地主矣賊奔秦有數路一深入階
文不佞當簡勁兵隨往而其餘或斷蜀或囘楚須於保寧
計妥而行一還走白水入漢與不佞從保寧引兵而東以
斷蜀事付之主者若賊繇廣元舊路仍向巴達東開不佞
當分兵躡下楚兵剿殺而保寧暫住無幾時矣門下幸與

廸府縣言之此打算全局不得不然本折糧餉俱須廣備
不伎即入秦尚不得不取資於蜀則在蜀又可知矣

與平賊左鎮良玉

張曹賊見在動手不過十餘陣頭城頭觀之歷歷與上山
虎等言之甚詳刻下必定闖攏大將軍迎頭一擊去可了
局就中曹賊願降者多因在四川路狹不能脫出一入楚
地甚有分股出來之想又在大將軍迎機而引之不伎安
頓秦兵在夔門一帶防其又折回川楚地專以屬之大將
軍張應元等與各將俱回全聽大將軍分佈矣

與宋楚撫一鶴

惕職方入營撫賊僕先未聞接劉盧二督理暨老公祖公移皆未及奉答以情形既遠臆度難行而西賊竄楚更急於東幾番前使奉瀆移兵護陵乃接老公祖大教尚自沓然何也頃賊已出彝當之閒而僕職所新灘星馳東下所可異者調左鎮前後二十餘檄皆自彝歸迎來而乃執意徃興安去賊東兵西若相避者則此區區餘孽必將闖灘而奔華左剿撫之局於是又大變矣老公祖何以圖之病憊兩月垂死不死或者終當伏斧鑕以報君恩耳

與徐主事

二月五日不佞已下新灘接足下正月念日之札猶料賊

必奔秦不知亘奔當遠如是之速也而左鎮西去杳無回音不佞憂憤欲死前發切責之檄必須早早致之非已回至襄穀問不可止也不佞特請設平賊鎮豈不欲以平賊一事專屬之哉但去歲秋前則股尚多非綱張八面不能保其無漏八月以後收拾什之七八然後可專力張曹乃不佞入蜀調與同行久之未應是以令剿徊革亦察諸降入山之久有思歸之情因而用之於彼也至再謝入川費如許氣力而賊東兵西遠令自用足下於此覩之果不佞之不推誠相委耶去夏又曾建議剿兵必再加莊餉而又不撤其餘之兵不任奔漏之責足下視餉可加否籌可行

否亦從其說令獨具加餉之領來支而旋復自止僕懷此不言以武人氣習自難調伏吾輩固當優之今得來教不敢不一吐於知己之前耳揚抑之入營出營做極險極奇之著而不先聞未知究竟何似此時僕固無暇及也

與宋楚撫一稿

僕已至彝陵矣賊走當荆堅老公祖星馳一旅急護陵園不知何時可到若夫灘之闖不闖惟視左鎮之囘未囘而僕自正月初二以後使者九輩尚未旋報闖渠正月十八日方過鄖陽則去彝不遠囘亦易易也否則承德蘄黃大兵畢集本色糧料千難萬難老公祖何以策之乎外敝郡

程司理忽報推陞此海內第一清官指不多屈聖天子破格選賢何銓司之懵懵如是也祈老公祖萬萬會題必得允留且爲後日考選地方於公道輿情無憾耳

與陳司馬新甲

僕以二月初七日至彝陵矣病體狼狽水陸艱虞受盡苦楚自是臣子分誼無敢贅言乃最苦者左鎮謬執西行襄穀攔頭無恃恐一鬬灘去又成難了之局不得不將來稟先具奏聞至於秦兵可用而非善用之不可僕留蜀一見多方鼓舞幸而得其歡心然非新督躬來督之終不能久爲用也職方楊卓然突入賊營招撫踪跡頗奇一時撫監

半與之半不與之其實事成則共分其功不成則獨執其咎卓然必已內斷於心而後能爲此舉與張大經之被人驅遣旋懷怨望者不同也三事密奏御前餘事尚多未暇具題惟蜀藩晏然州縣有失明白入告不敢遲也

與宋楚撫一鶴

天降奇禍突中襄藩僕嘔血傷心束身俟死無他說矣所望老公祖星馳護郢以保陵園何云黃州起馬又爲士紳擁留乎想錢鎮報到必已幡然矣

與閣部科

昌前入蜀三奏俯顧楚豫不敢不開蹟者出蜀步步又回

顧蜀誠恐分身不到釁孽萌生補救無及而不虞興常奇變乃突中於方城漢水間也塘報駭聞嘔血垂死具實入告并封原報進呈御覽毫不敢欺雖有司之飛檄叮嚀鎮將之差官調度與初四之夜昌猶阻隔歸巴千里之外俱不敢藉以逭死顧此犬馬之身輕於一葉就死甚易惟慮逆命之將尚有殺賊之能所部降丁萬餘幸無一人從賊而且摩拳切齒人思與賊爲讐此不能不煩廟堂斟酌於處分之際也昌在夔門先與秦兵約賊不關灘則左兵從下殺上秦兵應之夾擊於興歸之間必能處死如闖灘而去則調秦兵急下與左兵併驅東征大殺於江黃淮皖之

間亦必底續前因左兵遣令具奏上聞亦祗慮賊入關灘
勢不能遏而不意更有非常之禍也今調度如前而餉銀
不濟計秦兵左兵月費須五六萬督部或有先見移鎮武
昌顧未知儲餉若何堪備支應否耳

與宋楚撫一鶴

賊襲襄城全是伏奸內應然指為降丁則未有據也諸降
家口皆在樊不在襄賊焚掠數日而後過樊樊之丁口逃
徙至盡盡賊恨降丁欲殺而甘心之即如當陽城外戮其
家口甚慘而諸降在城頭鬬殺極力可驗也小疏及南陽
報附覽知南陽之所以得則知襄陽之所以失矣僕今至

渚宫病甚不能從陸欲𥁞水詣承差官以正月二十六日起左鎮於興安該鎮以二月初一日折回𥁞平利竹山出此時亦或可到然此時諸賊畢集於東則所以剿殺者難恃一家之兵僕必調賀李至使之並驅爭先乃可皷也

與袁鄖撫繼咸

天禍吾曹致茲異變慘不忍言僕已將郡守塘報實封進呈並錄陵當陽遠安暨余職方獲賊口供之報俱達御覽即無能追死亦庶明不欺詎耳老公祖巡塘報如許獨無郡守報豈竟未報耶至於僕之調度專恃鎮將東來迎頭一蕩可收奇捷所以未㩁老公祖移鎮襄陽恐東頭賓西

頭虛耳豈知一十九撤調之東而故往西至正月十七一稟引僕檄諭之全而猶堅決西去僕以二月朔日在夔門得之始知事不可爲然亦止慮闖濉而去未擬方城漢水自守之瑕也天乎至此夫復可言小疏附覽不盡

與萬監軍年策

襄陽意外之變入告不敢稽遲初次止述郡守塘報直書始末情形亦不敢一言他及恐爲人地輙啓自爲地之疑也玆得治臺咨報當補牘上聞其意具於同治臺之咨僕之分誼應如是止矣此外明聽君命幽聽天命而已

與陳司馬新甲

襄陽非常奇禍萌於一二伏奸賊且未至而城先自焚民間士女被殺者不及二百人而害乃中於親藩天乎天乎何昏慘至於是豈在事諸人實數有定橫罹此苦也然此時慷慨就義引分自安者惟僕區區一人可以去申國法而其餘文武雖均之罪不可逭而一時難易其人倘未公仍得請留則無事更置爲妙又如鎭道團練所以安定羣黎前將以貿易之幾至大變今更未可嘗試則取死罪狀責擒渠自贖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而僕自領死何敢贅言惟有言之於台臺以聽決策此未死餘忠不敢自爲地何肯爲人地也

與宋楚撫一鶴

僕病困荊沙每日惟晨起片刻能草數行之檄答數處之書頃之即氣逆痰湧喘促欲死而下半晝竟奄忽非人矣按臺非過親見其然非敢飾說幸仗老公祖提兵至承僕可催調左賀之兵俟有相近消息然後左提右挈並驅爭先或可殺賊不難今左鎮雖自平竹引回而未報已到何處賀鎮方調於蜀尚未得起程之音僕標下之兵強半失家於襄暫發探望安頓隨行實無一旅何以先往齊安此有志而未能者也且祖陵之重從未恭謁今就近完此鉅典兼閱軍容然後可以放心他適況聞賊自南陽折亦唐

縣未知所向何方僕遠舍之遠去萬一折回誰爲調度抵
當者乎老公祖幸深思而再教之

與袁郎撫繼咸

襄城異變入告不敢遲初奏業已馳覽接老公祖咨教於
二十二日又發一奏矣且遺大司馬一書委曲致意倩萬
吉人閱過而後封之僕病不能行禮郎倩吉人代拜今再
以奏稿呈覽知僕不敢不盡此心也巡道自是男子未可
以生者部罪之尸致茲異同若道丁則未敢保然府廳東
西夾道預伏之人豈盡皆道丁乎太守日游醉翁之亭而
獻賊諸婦大開鵓弄之肆就中勾引多人闌潛獨鰲與赦

一瑶等俱去是其驗也候弘文丁之棟果不同行不與共

蕭盐前罪可霅老公祖行令保出以安其心余職方本不

入名因塘有塘報獲口供封徼御覽或未至於株連也

與蕭監軍年策

二十三日接手教三皆發於初七日與事情不相中徒深

憤歎而已兩韓透出網羅不佞病深肺臓痰湧氣逆咳嗽

不絕聲而又加以泄瀉日夜數十行門下視此豈有活理

耶若夫兵力之𤴯怯人情之惝恍襄陽而外尤慮又有襄

陽不佞儻以病死仍不失爲蕭幸矣奈何奈何

與楊主事卓然

不俟旋師廣安接門下入營之報旣抵西陵再接出營之報心切奇門下之所爲而接宋盧兩撫監之揭若有不與然者然又心疑其不盡不與也是以密奏軍機之奏有門下即不博謀於人亦必內斷於心之一段今讀來教果不約而同僥天之幸此事早成又且堅而勿壞則張曹雖東無能爲已門下着力正在此時不俟提兵即東亦止爲捉張曹計預誠五營勿生疑沮不俟惓惓早夜以奉天救民水火爲先絕勿肯失朝廷大信爲一時僥倖者之所爲也

與廖蜀撫大亨

瀘州之捷有功於蜀甚多按君忽發異議總欲誇殺曹之

功掩胡舜之失而不知其愈謬耳當時兵行甚迫斬首瘞埋原未有所囚解也獨囚解一知州之妾乎果欲多馘報功則彼所瘞三千人皆可馘也又肯有馘有不馘乎况原馘多賊有生擒之四百人在戮之觀者如堵無不快心豈盡已死而馘之乎如果生輿議是僕癡愚直發曹功之欺以致有此而按君之意非但與為難亦幾不直臺下矣

與平賊左鎮良玉

二月二十六日楊成富惠孟官回接貴鎮手教有賊苗實在川西大兵恐拒川東之說不知誰為此言以誤貴鎮者若本無此言而揑出之尤為可怪原貴鎮之意本向夔巫

而行只因張明道奸棍利口所奪是以西走與安耳正月十五日兩差夜役丁進孝朱印追及貴鎮鄖陽若肯轉頭且去收功爲有非常之禍惟此際不轉而禍事乃成方當自責之不暇又尤人乎哉雖然事已至此不佞猶原貴鎮之心本欲視賊所向迎頭剿殺特不料賊遁如此之速迯路如此之差耳以此入告猶委曲爲貴鎮地而來稟乃言五萬川兵堵截不固試問張應元誰是五萬之兵即應元統兵五千不能當一隊之用他可知矣

山松曰觀此左公之稟不過賊在川西兵拒川東與夫五萬川兵堵截不固等語支吾掩飾之詞耳乃綏寇紀略輒云良玉因其敗平㓗倨傲先人憤而自殺何厚誣之甚也

孫文毅先生集卷之五十三終

曾孫　緯授梓